



月光自行车

Yueguang Zixingche

月光下的这辆被无边喜悦围绕簇着的自行车，
不就是一匹对月嘶鸣的花斑马吗？
这匹骨子里藏满了远游渴望的花斑马，
已经踏上了青春的征程。

毛芦 著



浙江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月光自行车

Yueguang Zixingche

毛芦芦◎著



浙江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月光自行车 / 毛芦芦著. — 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5. 11

(毛芦芦守望童心系列)

ISBN 978-7-308-15165-8

I. ①月… II. ①毛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27009号

毛芦芦守望童心系列

月光自行车

毛芦芦 著

选题策划 平 静

责任编辑 平 静

文字编辑 赵 伟

责任校对 杨利军 赵 坤

内文插图 挪亚文化

排 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

封面设计 艺诚文化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6.375

字 数 125千

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15165-8

定 价 20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电话 (0571) 88925591; <http://zjdxbs.tmall.com>



目录

目录

第一辑 花季心曲	001
洁白的桐花	003
我的第一个异性朋友	017
青瓦与水蓝	028
月光自行车	046
我有一个故事告诉你	057
第二辑 青春笔记	065
我们去种南瓜	067
姐 姐	080

风铃儿的石门槛	094
长大了想当一位老妇人	102
向后飞翔	112
第三辑 温暖人世	127
米镇的金子	129
麦田里的鸡蛋	136
人间有彩虹	147
响 水	157
别样周日	168
村口的宋歌	182
附 录	191
那根朴素的狗尾巴草,那个一生一世的好朋友	19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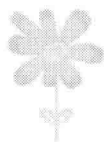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辑
花季心曲

MAOLULU SHOUWANG
TONGXIN XILIE

毛芦芦守望童心系列





“抓住了，抓住了！”十二岁的桐花，蒙着眼，正在屋后枣林里与小妹和一帮邻居小孩捉迷藏。

蒙眼的是块蓝手帕，跟她身上打着补丁的蓝衣裳相互辉映着，衬得桐花一张小脸，愈发雪一样白。亲娘还活着的时候，曾一再对桐花说：“正是你白得像桐花，才给你取了桐花这个名。桐花，桐花，可惜是朵山花呀！”

“山花不也一样俏。”那是她爹，那个木头爹，平生对她说过的最温情的一句话。想起爹的这话，桐花白净的脸上不禁浮起一朵又羞又娇的红云。恰在这时，她的手抱住了一个温温热热的身体，于是，她大叫：“抓住了！抓住了！”

“嘿，小姑娘，你抓错人了！”被桐花紧紧拽住袖子的那个人却笑着拍了拍桐花的脑袋。

“啊！你是谁？”那人的声音很陌生，惊得桐花一把扯掉了捂眼的蓝手帕。



站在桐花面前的，还真是一个桐花从没见过的陌生人呢！

这个陌生人长得好黑。要是说桐花的脸蛋像洁净的蚕茧的话，那他的脸蛋，就是一枚黑黑的卵石。

不过，奇怪的是，当桐花望着那陌生人比皮肤还黑的笑眼时，她却觉得世界忽然亮堂了许多。包在她年少心灵上的那层混沌蒙昧的壳，被陌生人眼里的亮光轻轻一击，竟整个碎落在地。平生第一次，桐花的心被另一个人的笑击得微微发痛了。

而那个人，还鲁莽地抱起了桐花，眉毛扬着，睫毛跳着，刮着桐花的小鼻子说：“哈哈，我们这真是黑白分明呀！你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
“别碰我！”桐花一向是温顺的，可这一刻，却突然暴躁起来——她从来也没有这样强烈地意识到，抱着她的是一个
大男孩！一个跟女孩完全不一样的男子汉！

“桐花，怎么了？”桐花家的后门吱呀一声打开了，正在里边洗头的桐花的后娘——娜娜娘顶着一头湿发出现在青藤环绕的门口，她是那么高，脑袋都好似要将上门框钻出一个洞了。

“是我，大嫂，我回来啦！”陌生人放下桐花，大步流星朝娜娜娘走去。

桐花好奇地望着，她看到娜娜娘的脸蛋突然绯红一片。

“怎么是你啊？秋明！你不是在杭州打工吗，怎么突然回来啦？”

“我老婆田花逼着我回来的，她说她在那边水土不服。我没办法，只好由着她。但我老板嘱咐我，以后有机会一定还回他厂里去做事！”

“哇，他就是娜娜娘以前老公的弟弟秋明叔呀。娜娜娘常常讲他有多英俊！原来是个老男人，黑死了！丑死了！呸呸呸！”小妹惊叹着，不以为然地噘起了小嘴！

“不许呸他！死丫头！”桐花听了小妹的话，一边用力捂住了小妹的嘴巴，一边莫名其妙地绯红了脸，与娜娜娘一样。

从此，秋明和他的妻子田花就在村里安安分分住了下来。

一年后，秋明有了一个女儿，但他的老婆田花，却因难产而死。

“这下，他可去不了杭州了。”娜娜娘帮秋明照看女儿丫头，忙碌着，可那忙碌里有一股风，将她那张黄脸吹得光溜溜的。桐花从来没有想到，她的娜娜娘，还是那么年轻。

“小妹，快将洗净的尿布给丫头送过去！”

“桐花，快将这碗米汤给丫头端过去，小心点，别撒出来了。”

娜娜娘将桐花和小妹支得团团转。

小妹很快乐，因为她做了姐姐；桐花更快乐，不知道为了什么。

两双快乐的少女脚步，踏在屋后枣林里，从冬天穿过春天，又从春天穿过冬天。

一晃眼，丫头三岁了，已经会跟在桐花和小妹身后，捡



拾青枣了。

这年夏末，秋明在溪边的枣林里搭了一个草棚，替村人守枣子。

桐花第一次代娜娜娘去给秋明送饭那天，走到半道下雨了。为了不让饭篮里的鸡汤撒出来，桐花在雨里慢腾腾地走，将自己变成了一只落汤鸡。

“看你这孩子，怎么让自己湿成这样子！”秋明见了桐花，忙扯下腰布，去擦她的头发。

“别碰我！我不是孩子了！”桐花大叫。

“呵呵，你不是孩子，那你是什么？”秋明黑黑的眼睛俏皮地一翻，眉毛扬着，睫毛跳着，笑出一嘴白牙。

“我已经是一个女人了，女人，你懂不懂？”桐花说得很认真，双手攥紧湿漉漉的麻花辫，不断在胸前绞着、绞着。

秋明望着桐花，笑声戛然而止。他的目光随着桐花头顶的水珠，缓缓下滑……

秋明黑黑的眼里忽然泊满了忧戚，他的唇张了张，半晌，才喃喃说道：“桐花，你不该走进我这草棚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。你就是不该走进我这草棚！”

“我懂！”

“你很快就会懂了。”秋明说着，猛然跨上前去，抬起手，想要捧起桐花的脸，但在最后的一刻，他刹住了自己的动作……

“唉，傻丫头，你还是个孩子呀……”那天，桐花踏着雨水走出好远，耳畔还依依缠绕着秋明从心肺深处吐出的这声叹息。

从那以后，十六岁的桐花，这朵被青春的晨露滋润着的美丽桐花就没有单独踏进枣林一步。虽然她很想很想去那枣林，但她也很怕很怕去那枣林。仿佛，她只要再单独踏进那枣林一步，她就要与自己“孩子”的身份告别了。所以，她不知花了多少力气，一天一天，用无形的绳子，把自己绑在了家中。

不过，在静静的夜里，她的心，却一次次地溜进溪边的枣林，溜进那飞鸟啾啾的人间乐园。

她现在越来越喜欢做梦。无论日里夜里，梦都会抓着她，把她带到枣林里去。梦中的时光虽然很缥缈，很轻滑，宛若枣树梢上的风，宛若溪水里的鱼，但她愿意被它们牵着鼻子走。

桐花也一次次在梦中蓦然醒来。有时月色如水，有时却漆黑一片。而她的心呢，有时也如月色温柔，有时也如墨色黑暗。她知道，现在的她，已经变了。

桐花明显消瘦了。人也蹿高了很多。但因为瘦，她的脸尖了，使她看上去反而更像一个小孩了。她，是多么痛恨镜子中那张小小的苍白的孩子气的脸啊！

以前聪明伶俐的桐花，现在谁都说变呆了，变恍惚了。但因为她没有亲娘关心，爹又跟段木头差不多，所以也没有



谁真正在乎她的变化。有时，只有她的小妹会没心没肺地冲她嚷几句：“姐姐，我看你一定是撞鬼了，对吧？”

“是啊，我是撞鬼了，只是不知撞了啥鬼！”每回，桐花都这么笑着回答小妹。

就在姐妹俩的一问一答又一问一答间，日子飞快地溜走了。

眼一晃，枣林里的枣熟透了，整个村庄的人，都去打枣。

桐花很想去，却跟娜娜娘说：“我还是留在家里烧饭带宝宝吧！”宝宝，就是秋明的女儿丫头。现在，桐花觉得她甚至比小妹还可爱还亲呢！

“你想偷懒啊！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！”娜娜娘抱起丫头就走。桐花只好紧紧跟上去，每一步都迈得又急又乱又不情不愿！

此时的桐花，就是天底下最大的一个矛盾体。

但枣林到了，所有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。因为一到了枣林，桐花眼里就没有任何东西了——没有其他人，没有野花野草，没有青枣红枣，只有一个硕大无朋的黑枣，在树梢上蹦来跳去。

那颗可爱的大黑枣，当然就是秋明了。

秋明挥舞着竹竿，从一棵树爬到另一棵树。而在他的树下，必定有桐花欢跃的身影，飞扬的笑声。沉静苍白的桐花，就像突然之间被通了电的灯泡，发光了，发热了，让所有人眼前一亮。

桐花成了一朵美丽的烟花，跳动在每一个人的眼里。

桐花也成了一根刺，唯独在她娜娜娘的心间戳出了酸和痛。

娜娜娘的视线总是牵着秋明，而秋明的视线总跟他打下的枣儿一起围着桐花舞蹈。

精明的娜娜娘，不到半小时，就明白了一切，于是紧紧又紧紧地抿起了她那薄如刀片的唇……

枣收结束后的第二天清晨，娜娜娘突然对桐花说：“下个月，我们家要办喜事啦。”

“谁办喜事？”

“当然是我的儿子，你的三强哥！”

“啊，三强哥要结婚啦？这么快！他几时回来呀？他和谁结婚呀？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起过这事呀？他结婚后，还去不去舅舅的废品店打工呀？”

“死丫头，你的问题太多啦！反正新娘你也不认识，你就别管那么多了！来，你就跟着我准备起来吧！”娜娜娘说着，就指挥桐花和小妹开始擦洗家具、粉墙、剪红双喜……

这天，又高又胖像个海狮似的三强回来了。他是娜娜娘前夫的儿子，因为常年在他舅舅的废品收购站里帮忙，桐花对他不是很熟，更不是很亲。但他似乎特别喜欢桐花，有事没事总爱在桐花眼前晃，总爱盯着桐花的粉脸笑啊笑。

“三强哥，你都快结婚了，你就别对着我姐流口水了！”背着娜娜娘和木头爹，小妹常放肆地取笑三强。



“哈哈，哈哈！”三强也不恼。不仅不恼，反而乐呵呵把桐花瞅得更仔细了，那样子，仿佛桐花就是他这条胖海狮想吃的一尾鲜鱼。

“呸呸呸，人们说你是傻子，看来是真的！”小妹朝三强撇撇嘴。结果，她被桐花姐姐瞪了一眼。

“小妹，你别欺负老实人！”桐花轻轻斥责小妹。

“他是老实人？呸呸呸！他只不过是秋明叔的侄子，你就偏护着他！你呀，看来为那个黑炭头发烧得不轻！”小妹说着，还伸出手煞有介事地摸了摸桐花的额头。

桐花被小妹逗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。偏偏这时那个黑炭头抱着一台大彩电走进了桐花家。

“三强，看看这礼物你喜不喜欢！”秋明把大电视机塞进三强怀里。

三强愣住了，桐花和小妹也愣住了。在他们那一带，一台大彩电，珍贵程度不下于一头大牛牯啊！

“太，太，太那个，那个贵了！”三强支吾了老半天，才憋出了这么一句话。

小妹大笑。

但秋明一脸严肃地说：“这没啥的，你爹死得早，我是你叔，这是应该的！但你为什么至今还不告诉我新娘是谁呢？是不是你舅给你介绍的？”

“不是我舅介绍的。我，我，我娘不让我说新娘是谁！”三强抱着电视机，窘得脸红耳赤，一边拿眼暗暗瞟着桐花。

“我，我，我娘不让我说！”小妹一边学舌，一边笑。桐花轻轻打了小妹一下。小妹笑得更疯了。

“唉，我这嫂子，心思曲里拐弯的，也不知她葫芦里到底卖的是啥药！”

听着秋明的叹息，本来一脸阳光的桐花，不禁感到一片阴云飘上了自己的心空……

很快，三强大喜的日子就飞到了眼前，所有该请的客人都来了，可没有一个人知道新娘是谁。大家七嘴八舌地问，娜娜娘总笑着说：“时辰到了，你们不就晓得了。”

秋明这天当然也来了。他眉毛扬着，睫毛跳着，黑黑的眼睛围着忙碌的桐花转着，也围着傻傻的三强转着，一脸陶醉。三强要结婚了，他为三强高兴，为早逝的哥哥高兴，也为心思曲里拐弯的娜娜嫂子高兴。

但是，过午了，太阳偏西了，太阳落山了，天一点点黑了，新娘还没到。当着全体客人的面，娜娜娘一遍遍去山脚的路口迎候新娘，又一遍遍失望地只身返回。

“他们明明答应送女儿过来的嘛，怎么回事？急煞人！”她一遍遍向大家诉苦，向桐花诉苦！

“嫂嫂是山那边的吗？”

“是啊，路很远的。桐花，你说万一你新嫂嫂今天赶不到怎么办？好桐花，你倒是给娘想个办法啊！”

天已大黑。新娘没到不能开宴，客人们都饿急了，桐花家就像一锅渐烧渐沸的粥，眼看着娜娜娘的面面就要被煮得



稀巴烂了。

娜娜娘方寸大乱。仿佛是被命运使劲抽打的陀螺，她一边流泪，一边在堂前团团地转，转……

“铛，铛，铛……”堂前香几上的自鸣钟已敲过八点，已到了平日村里人睡觉的时间，很多看热闹的人都大失所望地离开了。

“桐花啊，只有一个办法了！”突然，娜娜娘把桐花拉进里屋，背着所有客人，朝桐花跪了下来，“你救救娘！今晚，你就扮一回新娘，跟三强假装拜一下堂。你救救娘，救救我们家的面子，好吗？”

“只是假装一下？”

“对，等真正的新娘来了，别人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别人会说：还是桐花懂事啊，娜娜娘虽然不是她的亲娘，但从七岁开始带她，心血到底没有白费，好心得到了好报。”

“……好吧，那我去跟秋明叔说一声。”

“不行。这事只能我们娘儿俩知道。”娜娜娘转哭为笑，她用粗长的手指捏了下桐花的脸蛋，打趣道：“怎么总记挂着秋明叔，你想嫁给他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”白桐花的脸霎时羞成了一朵映山红。

“那就赶快梳妆吧。我们跟所有人开个玩笑，保证叫你的秋明叔看得眼睛发直！”

果真，当洁白的桐花穿了一身红色的喜服，羞答答地被